金史/卷8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七十九 ◄

金史
卷八十 列傳第十八

► 卷八十一 →

熙宗二子濟安 道濟 斜卯阿里 突合速 烏延蒲盧渾 赤盞暉 大臬本名撻不野 磐本名蒲速越 阿離補子:方

熙宗二子

熙宗諸子：悼平皇后生太子濟安，賢妃生魏王道濟。

濟安，皇統二年二月戊子生於天開殿。上年二十四始有皇子，喜甚，遣使馳報明德宮太皇太后。五日命名，大赦天下。三月甲寅，告天地宗廟。丁巳，翦髻，奏告天地宗廟。戊午，冊爲皇太子。封皇后父太尉胡塔爲王，賜人口、馬牛五百、駝五十、羊五千。隨朝職官並遷一資，皆有賜。已未，詔天下。十二月，濟安病劇，上與皇后幸佛寺焚香，流涕哀禱，曲赦五百里內罪囚。是夜，薨。謚英悼太子，葬興陵之側，上送至烏只黑水而還。命工塑其像于儲慶寺，上與皇后幸寺安置之。海陵毀上京宮室，寺亦隨毀。

道濟，皇統三年，命爲中京留守，以直學士阿懶爲都提點，張玄素爲同提點，左右輔導之。俄封魏王，封其母爲賢妃。初居外，至是養之宮中。未幾，熙宗怒殺之。

贊曰：國初制度未立，太宗、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即帝位。諳班勃極烈者，漢語雲最尊官也。熙宗立濟安爲皇太子，始正名位，定制度焉。

斜卯阿里

斜卯阿里，父渾坦，穆宗時內附，數有戰功。阿里年十七，從其伯父胡麻谷討詐都，獲其弟沙里只。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，渾坦攻之，遇敵於木里門甸，力戰久之，阿里挺槍馳刺其將於陣中，敵遂潰。渾坦與石適歡合兵于徒門水，阿里首敗敵兵，取其二城。高麗入寇，以我兵屯守要害，不得進，乃還。阿里追及于曷懶水，高麗人爭走冰上，阿里乘之，殺略幾盡，遂合兵于石適歡。道遇敵兵五萬，擊走之。又與石適歡遇敵七萬，阿里先登，奮擊大敗之。石適歡曰：「汝一日之間，三破重敵，功豈可忘。」乃厚賜之。

斡塞、烏睹本攻駝吉城，阿里鑿墉爲門，日已暮，不可入，以兵守之，旦日遂取其城。烏睹本以被甲並乘馬賜之。從攻下甯江州，授猛安。又從攻信州、賓州，皆克之。遼人來攻孛堇忽沙里城，阿里率百餘騎救之。遼兵數萬，阿里兵少，乃令軍士裂衣多爲旗幟，出山谷間，遼兵望見，遁去。

蘇、復州叛，眾至十萬。旁近女直皆保于太尉胡沙家，築壘爲固。敵圍之數重，守者糧芻俱盡，牛馬相食其鬃尾，人易子而食。夜，縋二人出，告急于阿里。阿里赴之，內外合擊之，破其眾於辟離密罕水上，剿殺幾盡，水爲之不流。蒲離古胡什吉水、馬韓島凡十余戰，破數十萬眾。契丹、奚人聚舟千艘，將入於海。阿里以二十七舟邀之，中流矢，臥舟中，中夜始蘇。敵船已入王家島，即夜取海路追及之，敵走險以拒，阿里以騎兵邀擊，再中流矢，力戰不退，竟破之，盡獲其舟。於是，蘇、復州、婆速路皆平。

攻顯州，下靈山縣，取梁魚務，敗餘睹兵，功皆最。後與散睹魯屯高州，契丹昭古牙、九斤合興中兵數萬攻胡里特寨，阿里以八謀克兵救之。胡里特先往，敗於城下。阿里指陣前緋衣者二十餘人曰：「此必賊酋也。」麾兵奮擊，皆殺之，餘眾大潰。來州、隰州兵圍胡里特城，聞阿里來救，即解圍去。

閣母討張覺，有兵出樓峰口山谷間，阿里、散篤魯、忽盧補三猛安擊敗之。宗望代閣母討張覺，阿里再敗平州兵。及伐宋，阿里別擊宋兵，敗之。孟陽之役，阿里扼橋渡力戰。明年，再伐宋，至保州、中山，累破之。進圍真定，阿里與婁室、斡魯乘風縱火，焚其樓櫓，諸軍畢登，克其城。師至河上，粘割胡撒擊走宋人，扼河津，兵數千遂渡河。諸將分出大名境，阿里破敵四百盡殪，遂圍汴。汴中夜出兵來焚攻具，阿里與謀克常孫陽阿禦之，其眾大潰。還攻趙州，降之。

天會六年，伐宋主，取陽穀、莘縣，敗海州兵八萬人，海州降。破賊船萬余於梁山泊。招降滕陽、東平、泰山群盜。盜攻範縣，擊走之，獲船七百艘。宗弼攻下睢陽，與烏延蒲盧渾先以二千人往招壽春，具舟淮水上。時康民聚賈船四百與壽春相近，朮列速以騎四百破康民，斬馘數千。與當海、大臭破賊十萬於淮南。比至江，連破宋兵，獲舟二百艘。宗弼至江甯，阿里、蒲盧渾別降廣德軍，先趣杭州。去杭十餘里，遇宋伏兵二千，取我前驅甲士三十人。阿里使諸軍去馬搏戰，伏兵敗，皆逼死于水。宗弼至余杭，而宋主走明州，阿里與蒲盧渾以精騎四千襲之，破東關兵，濟曹娥江，敗宋兵于高橋鎮。至明州，頗失利。宋主已入於海，乃退軍余姚。宗弼使當海濟師，遂下明州，執宋守臣趙伯諤，進至昌國縣。宋主自昌國走溫州，由海路追三百餘里，弗及。遂隳明州，與宗弼俱北歸。

睿宗經略陝西，駐涇州，阿里先取渭州。睿宗趨熙河，阿里、斜喝、韓常三猛安爲前軍。十二年，與高彪監護水運。宋以舟師阻亳州河路，擊敗之，追殺六十餘里，獲其將蕭通。破漣水水寨賊，盡得其大船，遂取漣水軍，招徠安輯之。天眷間，盜據石州，阿里討之。粘割胡撒與所部先登，遂克其城，石州平。

宗弼再伐宋，阿里已老，督造戰船。宋稱臣，詔賜阿里錢千萬。自結髮從軍，大小數十戰，尤習舟楫，江、淮用兵，無役不從，時人以水星目之。爲迭里部節度使，曆順義、泰寧軍，歸德、濟南尹。天德初，致仕，加特進，封王。正隆例封韓國公，召赴闕，命造戰船。以疾薨，年七十八，謚智敏。

阿里性忠直，多智略。兄弟相友愛，家故饒財，以己猛安及財物盡與弟愛拔里。愛拔里不肯受，逃避歲餘，阿里終與之。

突合速

突合速，宗室子，拿罕塞人。初隸萬戶石家奴麾下，嘗領偏師破雲中諸山寇盜。宗望攻平州，遣突合速討應州賊，平之，撫安其民而還。及伐宋，在宗翰軍，以八謀克破石嶺關屯兵數萬，殺戮幾盡。師至太原，祁縣降而復叛，突合速攻下之。進取文水縣，後從諸帥列屯汾州之境。宋河東軍帥郝仲連、張思正，陝西軍帥張關索及其統制馬忠，合兵數萬來援，皆敗之。

宗翰南伐至潞還，太原猶未下，即留完顏銀朮可總督諸軍，經略其地。於是，宋援

兵大至，突合速從馬五、沃魯破宋兵四千于文水。聞宋將黃迪等以兵三十萬柵於縣之西山，復與耿守忠合兵九千擊之，殺八萬餘人，獲馬及資糧甚眾。宋制置使姚古率兵至隆州穀，突合速與拔離速以步騎萬餘禦之。种師中兵十萬據榆次，銀朮可乃召突合速，使中分其兵而還，與活女等合兵八千擊敗之，斬師中于殺熊嶺。宋將張灝以兵十萬營于文水近郊，復與拔離速擊破之。潞州復叛，宋兵號十七萬，骨赧、突合速、拔離速皆被圍。突合速麾軍士，下馬力戰，遂潰圍而出。

及再舉伐宋，宗翰命婁室率軍先趨汴。婁室至澤州，突合速、沃魯以五百騎爲前驅，往招河陽。先據黃河津，宋兵萬余背水陣，進擊敗之，皆擠于水，遂降河陽。汴京平，諸將西趣陝津，略定河東郡縣。突合速取憲州，遇其援軍，擊敗之，生擒其將。孛堇濃瑰朮魯等攻保德，未下，突合速進兵助擊，梯沖並進，遂克其城。孛堇烏谷攻石州，屢敗，亡其三將，軍士歿者數百人。突合速謂烏穀曰：「敵皆步兵，吾不可以騎戰。」烏穀曰：「聞賊挾妖術，畫馬以系其足，疾甚奔馬，步戰豈可及之。」突合速笑曰：「豈有是耶!|臭」乃令諸軍去馬戰，盡殪之。六年，宗輔駐師鄧州，突合速、馬五、拔離速西取均、房，遂下其城。攻唐、蔡、陳州及潁昌府，皆克之。

天眷初，除彰德軍節度使。三年，爲元帥左監軍。皇統八年，改濟南尹。天德間，封定國公，授世襲千戶。卒，年七十二。正隆二年，贈應國公。

初，突合速以次室受封，次室子因得襲其猛安。及分財異居，次室子取奴婢千二百口，正室子得八百口。久之，正室子爭襲，連年不決，家貲費且盡，正室子奴婢存者二百口，次室子奴婢存者才五六十口。世宗聞突合速諸子貧窘，以問近臣，具以爭襲之故爲對，世宗曰：「次室子豈當受封邪!|臭」遂以嫡妻長子襲。

烏延蒲盧渾

烏延蒲盧渾，曷懶路烏古敵昏山人。父孛古剌，龍虎衛上將軍。蒲盧渾膂力絕人，能挽強射二百七十步。與兄鶻沙虎俱以勇健隸閻母軍，居帳下。攻黃龍府，力戰有功。閻母敗於兔耳山，張覺復整兵來，諸將皆不敢戰。蒲盧渾登山望之，乃紿諸將曰：「敵軍少，急擊可破也。若入城，不可復製。」遂合戰，破之。

郭藥師、蔡靖以燕京降，蒲盧渾率九十騎先伺察城中居民去就。遂將漢兵千，隸完顏蒙適攻真定。進攻贊皇，取之，獲人畜甲仗萬餘。汴城破，日已暮，宋人猶力戰，槍

刺中蒲盧渾手，戰益力，遂敗宋軍，賜金五十兩。

睿宗爲右副元帥，已定關、陝，議取劍外諸州，遂拔和尚原。元帥府承制以蒲盧渾爲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。及宋主在揚州，蒲盧渾與蒙適將萬騎襲之，宋主已渡江，破其餘兵。後與斜卯阿里俱從宗弼自淮西渡江取江寧。宗弼入杭州，宋主走明州，再走溫州，由海道追三百餘里，隳明州而歸，語在《阿里傳》。

天眷二年，授鎮國上將軍，除安國軍，以疾去官。皇統六年，授世襲謀克，起爲延安尹，賜尚衣一襲，尋致仕。海陵遷中都，起爲歸德尹，就其家授之，賜銀牌、襲衣、玉吐鶻，馳驛之官。蒲盧渾留數十日，已違程，復聽致仕。召赴京師，至薊州，見海陵於獵所。明日，從獵，獲一狐。海陵曰：「卿年老，尚能馳逐擊獸，健捷如此。」賜以禦服，封幽國公。除太子少師，進太子太保，改真定尹，入判大宗正事。

頃之伐宋，以本官行右領軍副都督事。師次西採石，海陵欲渡江，蒲盧渾曰：「宋軍船高大，我船庳小，恐不可遽渡。」海陵怒曰：「汝昔從梁王追趙構於海島，皆大舟耶!|臬今乃沮吾兵事！設不能遽渡江，不過有少損耳。爾年已七十，縱自愛，豈有不死理耶。明日當與奔睹先濟。」既而復止之，乃遣別將先渡江，舟小不可戰，遂失利，兩猛安及兵士二百余人皆陷沒。海陵遇害，軍還。

大定二年，至中都上謁，除東京留守。世宗召問年幾何，對曰：「臣今年七十三矣。」上曰：「卿宿將，久練兵事，年雖老，精神不衰。」因命到官，每旬月一視事。賜衣一襲，進階開府儀同三司，仍封幽國公。是歲，卒。十八年，孫紮虎遷廣威將軍，襲烏古敵昏山世襲猛安，並親管謀克。

赤盞暉

赤盞暉，字仲明，其先附于遼，居張惶堡，故嘗以張爲氏。後家來州。暉體貌雄偉，慷慨有志略。少遊鄉校。遼季以破賊功，授禮賓副使，領來、隰、遷、潤四州屯兵。天輔六年降，仍命領其眾，從闍母定興中府義、錦等州。及破張覺，皆與有功，以粟萬五千石助軍，授洺州刺史。

宗望初伐宋，孟陽之戰，敵之中軍徑薄宗望營，暉與諸將擊敗之，追殺至城下。訖師還，數立戰功。明年，再舉伐宋，攻下保州、真定，暉皆與焉。進圍汴，宋人夜出兵

二萬焚我攻具，暉以二謀克兵擊走之。凡城中出兵拒戰，暉之所當，無不勝捷。

既克宋還，從攻河間。敵將李成以雄、莫之兵來援，暉與所部迎擊，馬傷而墮，暉輒奮起步鬥，竟敗成兵。是日，凡七戰皆勝，敵人多逼死濠隍間，暉兩臂亦數中流矢。賊將劉先生以兵二萬夜襲營，暉力戰達旦，賊始敗走，皆溺死于水。暉復傅城力戰，如是連月，諸軍四面合攻，遂克之。加桂州管內觀察使，因留撫河間。時居民皆爲軍士所掠，老幼存者亡幾。暉下令軍中聽贖還之。未幾，皆按堵如故。

從睿宗經略山東，既攻下青州，復從閻母攻濰州。暉督其裨校先登，而城中積芻茭乘風縱火發機石，暉率將士沖冒而下，力戰敗之。軍還，復以三十騎破敵于範橋。帥府承制加靜江軍節度使。進攻，城中砲出，幾中暉，拂其甲裳裂之。暉益奮攻，卒破其城。又從攻泗州，克之。還屯汶陽，破賊眾於梁山濼，獲舟千餘。移軍攻濟州，既敗敵兵，因傅城諭以禍福，乃舉城降。暉約束軍士，無秋毫犯，自是曹、單等州皆聞風而下。

從攻壽春、歸德，及渡淮爲先鋒，遇重敵於秀州、蘇州，皆擊敗之，遂至余杭。通糧餉，治橋道，暉之力爲多。乃還，載《資治通鑒》版以歸。大軍過江寧，徙其官民北渡，時暑多疾疫，老弱轉死道路，其知府陳邦光者訴于宗弼，怒將殺之，暉曰：「此義士也。」力營救之，竟得免。

富平之戰，暉在右翼，遇濘而敗，睿宗念其前功，杖而釋之。師至熙河，暉別降諸寨將鈐轄及吐蕃酋長等，並民戶萬五千餘。蘭州叛，與訛魯補等攻下之，獲河州安撫使白常、熙河路副都總管劉維輔以獻。還攻慶陽，兩敗重敵，殺其將戴巢。師還，遷歸德軍節度使。

宋州舊無學，暉爲營建學舍，勸督生徒，肄業者復其身，人勸趨之。屬縣民家奴王夔者，嘗業進士，暉以錢五十萬贖之，使卒其業，夔後至顯官。密州吏龐乙卒於官，其孤貧，不克葬，暉爲營治葬事，且資給其家。

十三年，復從大軍渡淮。還鎮，丁母憂，尋以舊職起復。既廢齊，爲安化軍節度使。天眷三年，復河南，宋人乘間陷海州，帥府以登、萊、沂、密四州委暉經畫，敵無敢窺其境者。爲定海軍節度使，尋改濟南尹，累遷光祿大夫。俄以罪罷。久之，起爲昌武軍節度使。天德二年，遷南京留守，尋改河南路統軍使，授世襲猛安，拜尚書右丞，封河內郡王。歲餘，拜平章政事，封戴王。正隆初，出爲興平軍節度使。正隆降王爵，爲樞

密副使，封景國公。未幾，復爲左丞，封濟國公。尋除大興尹，封榮國公。薨，年六十五。大定間謚曰武康。子師直，登進士第。

大臭

大臭，本名撻不野，其先遼陽人，世仕遼有顯者。太祖伐遼，遼人徵兵遼陽，時臭年二十餘，在選中。遼兵敗，臭脫身走甯江。甯江破，臭越城而逃，爲軍士所獲，太祖問其家世，因收養之。收國二年，爲東京奚民謀克。是時，初破高永昌，東京旁郡邑未盡服屬，使臭伺察反側。有聞必達，太祖以爲忠實，授猛安，兼同知東京留守事。

取中、西兩京，隸闍母軍。遼軍二十萬來戰，吳王使臭以本部守營，臭堅請出戰，不許。或謂臭曰：「戰，危事，獨苦請，何也？」臭曰：「丈夫不得一決勝負，尚何爲。苟臨戰不捷，雖死猶生也。」吳王聞而壯之，乃遣出戰。既合戰，闍母軍少卻，遼兵後躡之，臭麾本部兵橫擊，殺數百人，由是顯名軍中。

天會三年，宗望伐宋，信德府居燕、汴之中，可駐軍以濟緩急，欲遂攻之，恐不能亟下，議未決。臭獨率本部兵，選善射者射其城樓，別以輕銳潛升于樓角之間，遂克其城。明年，軍至浚州，宋人已燒河橋，宗望下令，「軍中有能先濟者功爲上」。臭捕得十餘舟，使勇悍者徑渡，擊其守者而奪其戍柵，由是大軍俱濟。

八月，再伐宋，授萬戶，賜金牌。既破汴京，臭爲河間路都統。已克河間，闍母怒其不早降，因縱軍大掠，臭諫止之，已掠者官爲贖還。除河間尹，從攻襲慶府。先一日，臭命軍士預備畚鍤及薪，既傅城，諸將方經營攻具，未鳴鼓，臭軍有素備，遂先登。軍帥以臭未鳴鼓輒戰，不如軍令，請罪臭，朝廷釋弗問，仍例賞之。

宗弼伐江南，濟淮，宋將時康民率兵十七萬來拒，臭率本部從擊，敗之。復以騎二千與當海擊敗淮南賊十萬，殺萬余人，王善來降。將渡江，臭軍先渡，舟行去岸尚遠，宋列兵江口，臭視其水可涉，則麾兵舍舟趨岸疾擊之，宋兵走，大軍相繼而濟。俄遇杜充兵六萬于江寧之西，臭與鶻盧補擊走之。師還，臭留爲揚州都統，經略淮、海、高郵之間。再爲河間尹，兼總河北東路兵馬。

十一年，入見，太宗賜坐，慰勞甚久，特遷太子太保，賜衣一襲、馬二匹及鞍轡鎧甲，改元帥右都監。齊國廢，臭守汴京。熙宗念臭久勞，降禦書寵異之。天眷三年，罷

漢、渤海千戶謀克，以臬舊臣，獨命依舊世襲千戶。是歲，拜元帥右監軍。

宗弼再伐宋，宋人稱臣乞和，遂班師，臬獨留汴，行元帥府事。皇統三年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八年，進左監軍。天德二年，改右副元帥，兼行台左丞。遷平章行台省事，進行台右丞相，右副元帥如故。海陵疑左副元帥撒離喝，以爲行台左丞相，使臬伺察之，詔軍事不令撒離喝與聞。撒離喝不知海陵意旨，每與臬爭軍事不能得，遂與臬有隙。海陵竟殺撒離喝，召臬入朝，拜尚書右丞相，封神麓郡王。

四年，請老，爲東京留守。貞元三年，拜太傅，領三省事，累封漢國王。十二月，有疾，海陵幸其第問之。是歲，薨，年六十八。海陵親臨哭之，詔有司廢務三日，禁樂三日。其三日當賜三國使館燕，以不賜教坊樂，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宣諭之。贈太師、晉國王，謚傑忠，遣使護喪歸葬。正隆奪王爵，贈太傅、梁國公。子磐。

磐

磐，本名蒲速越，以大臣子累官登州刺史，襲猛安。大定三年，除嵩州刺史，從僕散忠義伐宋有功。五年，召爲符寶郎，遷拱衛直都指揮使。

初，磐以伐宋功，進官一階，磐心少之，頗形於言。上聞之，下吏按問，杖一百五十，改左衛將軍。詔求良弓，磐多自取，及護衛入直者，輒以己意更代。護衛婁室告其事，詔點檢司詰問。磐有妹在宮中爲寶林，磐屬內侍僧兒員思忠使言于寶林曰：「我無罪，問事者迫我，使自誣服。」寶林訴於上，上怒，杖僧兒一百，磐責隴州防禦使。上戒之曰：「汝在近密，執迷自用，朕以卿父之功，不忍廢棄，姑令補外，其思勉之。」改亳州防禦使，遷武甯軍節度使，坐事除名。起爲韓州刺史。改祁州刺史，復坐事，削四官，解職。

久之，尚書省奏「大磐以年當敘」，上曰：「剛暴之人，屢冒刑章，不可復用。太傅大臬，別無嫡嗣，其世襲猛安謀克，不可易也。」

阿離補

阿離補，宗室子，系出景祖。屢從征伐，滅遼舉宋皆有功。天會九年，睿宗經略陝西，阿離補爲左翼都統，與右翼都統宗弼撫定鞏、洮、河、西寧、蘭、廓等州軍，來賓、

定遠、和政、甘峪、甯洮、安隴等城寨，及鎮、堡、蕃、漢營部四十餘處，漢官軍民蕃部酋長甚眾，於是涇原、熙河兩路皆平。詔以兄猛安沙離質親管謀克之餘戶，以阿離補爲世襲謀克。天會十二年，爲元帥右都監。十五年，遷左監軍。天眷三年，從宗弼復河南，遷左副元帥。皇統三年，封譚國公。六年，爲行台左丞相，元帥如故。是歲，薨。

大定間，大褒功臣，圖像衍慶宮。歡都死康宗時，不及與馳騖遼、宋之郊，然而異姓之臣莫先焉。故定衍慶亞次功臣：代國公歡都，金源郡王石土門，徐國公渾黜，鄭國公謾都訶，濮國公石古乃，濟國公蒲查，韓國公斜卯阿里，元帥左監軍拔離速，魯國公蒲察石家奴，銀青光祿大夫蒙適，隨國公活女，特進突合速，齊國公婆盧火，開府儀同三司烏延蒲盧渾，儀同三司阿魯補，鎮國上將軍烏林答泰欲，太師領三省事勖，太傅大臭，大興尹赤盞暉，金吾衛上將軍耶律馬五，驃騎衛上將軍韓常並阿離補鹹著勳焉。子言、方，言別有傳。

子 方

方以宗室子累官京兆少尹，遷陝西路統軍都監。方專事財賄，不恤軍旅，詔戒之曰：「卿宗室舊人，乃縱肆敗法，惟利是營，朕甚惡之。自今至於後日，萬一爲之，必罰無赦。」大定三年，遷元帥右都監，轉元帥左監軍，改順天軍節度使，上曰：「卿本無功，曆顯仕，不能接僚友，往往交惡，在京兆貪鄙彰聞，至無謂也。朕念卿已過中年，必能悛改，慎勿復爾。」除西南路招討使，朝廷以兵部郎中高通爲招討都監，以佐之。詔通曰：「卿到天德，毋以其官長曲從之也。簡閱沿邊士卒，毋用孱弱之人，毋以僕隸代役。女直舊風，凡酒食會聚，以騎射爲樂。今則弈棋雙陸，宜悉禁止，令習騎射。從其居處之便，亦不可召集擾之。」久之，方坐強買部人馬二匹，削一階，解職，降耀州刺史。通亦坐贓除名。方後遷橫海軍節度使，人爲同簽大宗正事，簽書樞密院事。

初，阿魯補當授謀克，未封而薨，烏帶受之。烏帶死，兀答補襲之。兀答補死，烏也阿補當襲。是時，已降海陵爲庶人，世宗以烏帶在熙宗逆黨中，其子孫不合受封，停封者久之，而阿離補功亦不可廢絕，特詔方襲之雲。

贊曰：斜卯阿里、突合速、烏延蒲盧渾、赤盞暉、大臭、阿離補等六人，皆收國以來所謂熊羆之士、不二心之臣也，其功有可錄者焉。